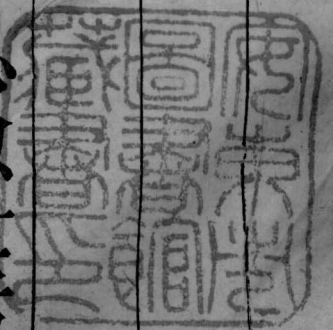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記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



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
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
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
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
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
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
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
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
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
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

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
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
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
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
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
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
夫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
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
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
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
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
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
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
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
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
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
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

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
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
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
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
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
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

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

爲記而未果旣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
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
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
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
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
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
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癰疽
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

父教之曰是醫之辜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
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
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
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
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
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
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
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
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
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

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
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
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
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
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
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壅蔽重門
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
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

東坡全集卷之二
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
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
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
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
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
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

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
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
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
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
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
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
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
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

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夫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大白使脫鞬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跽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
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
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
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
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
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
以不辯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

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

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

之山莫高於冬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
以至近求最高其幸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
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
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
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
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
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
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
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
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